



# 流浪者之歌

〔德〕赫尔曼·黑塞 著

柯晏邺 译

*Siddhartha*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流浪者之歌

## Siddhartha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
柯晏邠 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流浪者之歌 / (德) 黑塞著; 柯晏邺译.

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675-3406-3

I. ①流… II. ①黑… ②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
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4726号

# 流浪者之歌

著 者 [德] 赫尔曼·黑塞

译 者 柯晏邺

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

选题统筹 陈 洁 王慧敏

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

审读编辑 姚之均

特约编辑 陈 洁

封面设计 胡 桃

装帧设计 采芹人  宁 萱

<http://dagangren.com.cn/cip/0306>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 市 (邮购) 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32 开

印 张 6

字 数 92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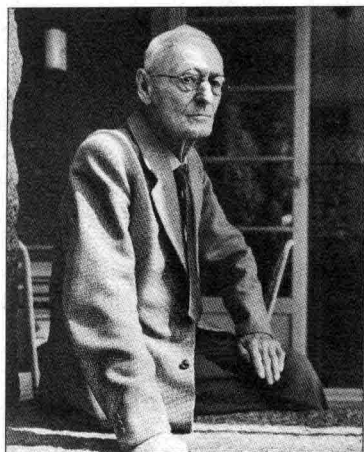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3406-3/I.1340

定 价 25.00 元 (精装)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赫尔曼·黑塞



对每个人而言，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：找到自我。

——赫尔曼·黑塞

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，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。1877 生于德国，1919 年迁居瑞士。以《德米安：埃米尔·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》、《荒原狼》、《流浪者之歌》等作品享誉世界文坛。1923 年 46 岁入瑞士籍。194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1962 年于瑞士家中去世，享年 85 岁。

黑塞崇拜还蔓延至全球，他的作品被翻译成 40 多种语言，总印数超过 1.4 亿册。

用一生寻求自我之真理。

# 黑塞的道路

史蒂芬·茨威格

每个巅峰都会回归成原点。知名而受到众人喜爱的艺术家也相去不远，也许比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更容易被锁在一种匿名状态里——在层层障蔽下生活，在世界依着艺术家的特质所创造的滑溜、精巧词汇之中石化。而艺术家最深刻的转变及转化却在这层外壳之下，既神秘又不受他人注目地进行着。随着最初成功的早期迹象，普罗大众依旧只注视着诗人投射在世间的影子，长久以来却未注意到这个有血有肉的

人——不论在高峰或低谷——此时已经摆脱他原本的格局。在我看来，这般视而不见的即时例证，正是对赫尔曼·黑塞的评价。除了对他一般的、普遍的、善意的评论，甚至深入家家户户的受欢迎程度之外，他的诗人本质经历的惊人重大转变与深化，却未曾引起注意。然而我知道，在新德国文学界未曾有人的道路如他的这般奇特，起初迂回婉转，最后却笔直地踏入内在的开展。

黑塞从大约二十或二十五年前开始写作，就像个伍尔腾山邦的牧师之子，写诗，非常柔软而充满渴望的诗句。他当时是个巴塞的书店学徒，身无分文且孤单一人，然而就像所有这般充满渴望的诗人，生活越清苦，音乐与梦就越甜美。直到今天我还熟记那些诗的其中几首（当我还是个年轻人，我就已经为这些诗韵的光彩以及语调的柔和而感到迷醉），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这些诗无比甜美，如今我还能感觉到这些诗的纯真气息，好比这首《依莉莎白》：

有如白云  
浮游天际，  
洁白、美丽而遥远  
如你，依莉莎白。



云朵远扬，  
你几乎不曾挂怀，  
然而白云穿过你的梦  
走入幽暗的夜晚。  
远扬而闪耀着银光，  
不断远去  
白云之后  
你有着甜蜜的乡愁。

这首诗并未推陈出新，不像年轻的霍夫曼斯塔（Hugo von Hofmansthal）或是里尔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，将诗的语言张起、涌动地填满——那是古老德国的浪漫森林，艾亨多夫（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）的号角响起，莫里克（Eduard Friedrich Mörike）的温柔芦笛回荡在草原上。但是就在这些渴望的语调里有其奇特的精纯，当时就已经让一些人侧耳倾听。这期间，黑塞的激情已经逃离书店，游走在街上直至深入意大利，不时写个一两本书，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不期然地，《新评论》（Neue Rundschau）和费雪出版社（S. Fischer）才刚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《乡愁》，他忽然名闻遐迩。从前黑塞诗作中令我们这少数年轻人感动的音色，如今滚



动着感染许多人。这种渴望之纯粹，受到高特佛列德·凯勒（Gottfried Keller）熏陶的散文（想解释这般成功的广泛效应就无法避开这些因素）情绪上一定的德国性，感受中的温和力量，所有热情的谨慎压抑。那种日耳曼感觉，正如汉斯·托马（Hans Thoma）的画所传达出来的，好比那幅描绘少年拿着小提琴坐在月光下，那种纯粹感受到的、温柔的，出自真实日耳曼渴望所作的画。让人年轻时感到非常愉悦，却在往后无论怎么看都感觉有些困窘。黑塞接下来的小说，《车轮下》、《罗斯哈德之屋》（Roßhalde）以及几部短篇小说都保有这种温柔纯净，使黑塞非常受到欢迎。我们大可以称之为德国中产阶级叙述艺术的典型。

如今，可能有人以为游子已经满足了他的渴望，从前穷苦的书店助手如今坐在波登湖畔自己的房子里，妻子和两个活泼的孩子陪在身边。有个花园，有艘小船，著作等身，而且享尽文学与世间美誉，他大可以恬静舒适地过日子。但奇怪的是：他越被外界填满，他就越失去平静。这个怪人的内心就越鼓胀、摇动、翻搅。渐渐地，曾经那样苍白、德式感性的渴望，转变成一种深刻的、普遍的人性骚动，整个心神有某种烦躁追寻的激动。最初从一些小征兆感觉到这个人未曾停留在他自己内心以及成就里，察觉他一直想要某些基本

的东西，他——借用歌德对真正的诗人的评语——是那些经历多次青春期的的人其中之一，永远重新开始青少年时代。这将他从坚固的房子拉上旅途，牵引到印度，然后他突然开始变成画家，做哲学思考，甚至自己进行某种苦修——那些躁动，想从一个诗意、情绪性的灵魂转变的意志，最终变成灵魂的状态，成为整个人的痛苦激情。

这样的转变当然不是随即清晰可见。过渡时期那几年里的美丽短篇小说集当然是最纯粹的叙述散文，《克努普》（Knulp. Drei Geschichten aus dem Leben Knulps, 1915），浪漫世界孤独的迟来者，在我看来是德国不朽的作品，是一幅史皮兹威格（Carl Spitzweg）浪漫风格的画作，同时充盈着纯净的音乐，有如一首民谣。然而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在赫尔曼·黑塞那些理所当然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小说里总是有种退缩的谨慎，某些敏感的顾虑。在灼热燃烧的问题上方闪闪发光，好似——我只能这样表达——用音韵使问题远离，用以诗意加以覆盖。正如大部分其他伟大的德国作家，他并未造假，不曾刻意呈现虚伪心理——不管是史提夫特（Adalbert Stifter）、史托姆（Theodor Storm）或是其他浪漫派作家从来都不会这么做。他们只是未曾道出完整的现实，只是因回避现实显得感官性而不太诗意的地方。这般怯懦的

（可以尊敬些说：这些羞怯的）转头回避，在史提夫特或是史托姆最好的小说里，或是在黑塞那些年的大部分作品当中。这种知晓却不想直视只是减少了但依然存在，因为他们缺乏决绝的意志而未将现实连同自身背负起来，反而在最后一刻将作品披上浪漫的面纱。在黑塞本人身上已经看到成长的男子，在作品里却依旧看到渐远的青少年，只敢用浪漫、诗意的眼光看着这世间。

接着战争爆发——虽然不想事后赞扬战争——整个时代气氛的高压却逼出许多人的决心，也推动了黑塞内心的突破。当时他的一生崩解：早已失去明亮的屋舍，婚姻结束，孩子远离；独自在一个倾颓的世界里，被推回对德国与欧洲的破碎、浪漫信仰里，他必须重新像个籍籍无名的人，以新的原点再度开始创作。出自对本质重大移转的宏大感受，为了将他的命运完全更新，也为了再次展开生活，他当时做了一件事，而这件事在可预见的的时间里，在德国没有任何知名的作家敢这么做（却是毕生中该尝试的）：他的新时期的第一本著作并不在本名的安稳障蔽下出版，而是完全匿名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笔名发表（注：即爱米尔·辛克莱）。突然间，无名小卒辛克莱的小说在文学圈却掀起波涛：这本黑暗、沉郁得出奇的书标题《彷徨少年时》，以奇特的故事分歧、深

入灵魂黑暗面的手法描述一个年轻人的故事。初读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我就想到黑塞，却未猜测他可能就是作者。我觉得这个辛克莱是个自成一格、初出茅庐的作者，某个读了许多黑塞作品的年轻人，却在心灵认知和少见的正直方面更胜黑塞。因为辛克莱的作品完全没有那种迂回，没有心理学的那种曲折弯转，相反地是个对生命奥秘更敏锐的作者，以全知的警觉钻探而出。心灵体验的水色，早先以柔和的粉彩颤抖着悬浮在黑暗的命运之上，此时却让位给感官性、温暖的色调。而当我两年后得知辛克莱正是黑塞的笔名之时，我最初的惊讶转为敬佩。这样的黑塞是个崭新的黑塞，走向自己，那个真正的、已是成年人的黑塞，再也不是那个梦想家。

今日看来，这条界限是很清楚的，而且深入黑塞的最隐蔽的根器。不仅这过去的温和旁观者的困境变成了刁钻而吸纳黑暗的人的困境；内在风暴从这个人张口说话的嘴边将每一丝感伤用微风吹走——完全变成无法掌握的，观看之间在瞳孔里是另一个人的、了然的眼光。秘密越来越包围看不见的艺术家的蜕变，言语无法穿透的蜕变。在画家身上比较显而易见，因为可以从感官察觉，好比画家去了一趟意大利或是首次遇到某个大师，在长久的追寻之后，突然间在笔下出现光影、空气或颜色的秘密，有如他们的艺术正值某个时期

的开展。作家身上的这类转变比较不容易碰触到，只有神经可以感觉到这转变。如果黑塞今时今日描绘一棵树、一个人或是一幅景色，我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他的眼光、语调如今变得不一样，说不出为何比较丰满、充满韵律也更清晰，无法解释何以一切更真实、更贴近本来面貌。但是如果再读一次那些偶成的书，好比《辛克莱笔记》（*Sinclair's Notizbush*）或是《漫步》（*Wanderung*）这两本附了黑塞自己水彩画的 书，然后和他年轻时的散文诗笔法比较，两本的文字都是丰盈有力，唯有丰盈才能达到简约；从前的躁动还在其中起伏，只是伏得更低。然而目前为止这个崭新的黑塞所呈现最成熟的、最丰富的、最特殊的，是他的《克林梭尔最后的夏天》（*Klingsors letzter Sommer*），在我特意的审视下，认为这是新散文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。黑塞在此完成少见的转变：注视变成魔法，在黑暗中创造出自身灵魂力量的颤抖磷光，凭借着它照亮秘密。这成团闪耀的光芒，没有比这涵盖得更周全又温暖。生命变成是命定而具有魔性的，一种触电的气氛，从它们本身的力量发出堕落的光芒。画家克林梭尔生命图像里的梵高色彩被刻意转化成散文，这最足以显示赫尔曼·黑塞走过的道路——从汉斯·托马，这黑森林理想主义、直线条的画家诗人变成执迷的颜色魔法师，变成黑暗与光明永恒的

狂热激辩。如今他越觉得这世界难以理解、多变、充满神秘、神奇、混乱而崩解，这知者就越稳定而清澈地处于自己内在；散文奇特的纯净，传达这些无法言喻的状态的手法之高超，使得黑塞如今在德国文坛占有特殊地位。而这个文坛却只是尝试以混乱的形式，在尖叫与迷醉之中来描述、反思强权。

黑塞最近的作品也充满这样的笃定和简约，如他的印度诗歌《流浪者之歌》。黑塞的作品直到目前都渴望着向世界提问，在本书当中他首次尝试提出解答。他的寓言并非高傲或智慧教育性质的，而是从容呼吸的观察：在对人的精神道路几近朴实的描述之中，他的风格是有史以来最清晰、透明、无瑕的，而此人在没有信仰和信仰之间越来越趋近自身。在《克林梭尔最后的夏天》的晦暗忧郁和紫色矛盾之后，本书中的不安摇摆着变成某种急促：似乎在其中到达一个阶段，让人远眺望进世界。但是我们感觉到：这还不是全部。因为生命的根本不在于静，而是在于动。想要贴近生活的人，必须固执于恒常的精神漫游，坚持内心恒常的不安，漫游的每一步同时也是接近自己。我在德国文学圈子里少见如黑塞这般的当代诗人。在天赋方面，黑塞原本不比他人受到更多赐福，也并未因天生的热情而钻进现实的魔力里，而是逐步穿过深刻的不安而接近自己，比他年轻时期所有的友伴更深入

地触及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并且继续超越自己的声名和普遍大众的喜爱。今日他的界限尚无法完全定位，他最终的发展性也无法论定。然而肯定的是，如今这样向着内在，同时断念却又坚持转变的所有文学作品是来自黑塞的笔下的，能拥有最高道德性以及我们的爱。我们看到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作家，在为他的大师成就感到惊讶之余，还能够也应该带着有如面对初生之犊一样的期待。

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，初刊于维也纳《新自由媒体》



## 黑塞谈《流浪者之歌》<sup>1</sup>

我感谢您给我写了这么好的一封信。现在您收到的这本书，书的最后三章正表白了我的内心转变的最终阶段，请您收下它如同手足的赠与！当我读着您的“正义法官传说”<sup>2</sup>，我就觉得和我的《流浪者之歌》有点相似。我的圣人有个印度人的外表，然而他的智慧比起佛陀更接近老子。目前老子在我们可悲的好德国很流行，但是几乎所有的人认识中的老子根本就似是而非。老子的思想并不吊诡，只是非常两极化——两极化，也就是多了一个面向。我经常啜饮他的智慧之泉。

致史蒂芬·茨威格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突来的降雪覆盖了我们这儿昨日初临的春天，幸好今天收到您的评论《黑塞的道路》。清晨在床上读了这篇评论，这时方得向您道谢，也为了表达我对这篇评论的灵巧、细心和精确所感到的衷心喜悦。然而我对某些小地方有不同的看法，好比我就不认为《罗斯哈德之屋》是和《车轮下》等等同类的作品，而是个中间点，中止和思维的点。在故事里这个点接下来是初次的苏醒，在《彷徨少年时》接着的是第一个崭新的作为。然而这无关紧要，我说这些只是要让您知道，我仔细地读了您的评论。

在我看来，我的道路大概是这样：

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在我生长的那个宗教精神世界里，我无法对抗双亲来发展自我，也就是无法以我自己的方式，在无损我的个体性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基督徒。相反地，要成为一个诗人却是容易的，而诗的世界长久以来都是我的乐园，我从未让我个人精神生活完全进入这个乐园。我很早就开始研究印度，还有印度的生活方式。在印度文和汉文的图像文字当中找到我的信仰，也就是我觉得欧洲所缺乏的东西。这个信仰在《流浪